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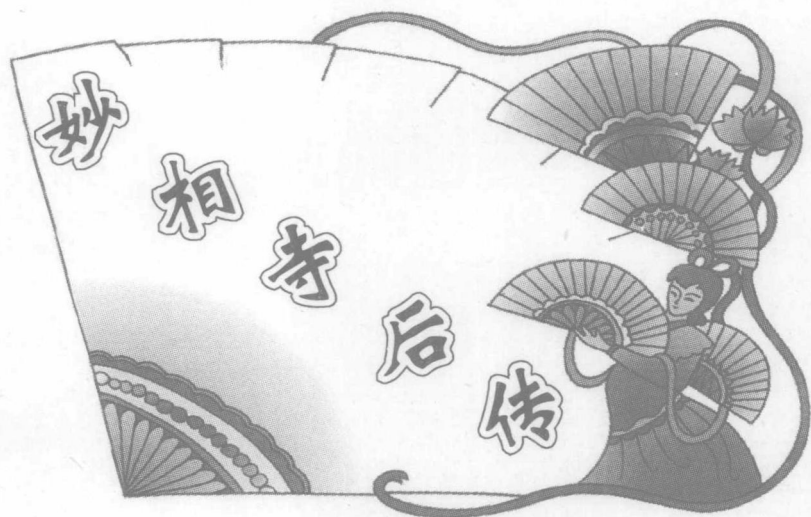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九十八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明·清溪道人 编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耿寡妇为子延师	瞿先生守身矢节	 (7)
第 二 回	醉后兔儿追旧债	夜深硕士受飞灾	 (13)
第 三 回	二真仙奇遇传方	裘五福巧言构衅	 (20)
第 四 回	听谗言泼皮兴大讼	遇知己老穆诉衷情	 (27)
第 五 回	裘教唆硬证报仇	陆夫人酬恩反目	 (34)
第 六 回	商天理肆恶辱明医	秋杰士奋诛剧贼	 (42)
第 七 回	窥珠玉诸凶谋害	观梅雪二友和诗	 (49)
第 八 回	舞大刀秋侨演武	拜花灶耿宪成亲	 (56)
第 九 回	恋美色书生错配	贪厚赠老姬求婚	 (63)
第 十 回	庆生辰妯娌分颜	呕亲气大家得病	 (70)
第 十 一 回	全孝义郁氏善言	看风水葛雏诡计	 (77)
第 十 二 回	写议单败子卖坟山	假借宿秃囚探消息	 (84)
第 十 三 回	华如刚藏机破法	龚敬南看鹁消闲	 (91)
第 十 四 回	凌老道华秃死奸	葬师母耿郎送地	 (98)
第 十 五 回	跃金鲤孝子葬亲	筑高坛真人发檄	 (105)
第 十 六 回	叶炼师回神覆旨	张氏女妒孕生情	 (112)
第 十 七 回	问肚仙半夜有余	荐医士一字不识	 (120)
第 十 八 回	全伯通巧处生情	郁院君梦中显圣	 (127)
第 十 九 回	五彩落水全生	媚姐思儿得病	 (134)
第 二 十 回	瞿延母子重逢	刘廉访弟兄莅任	 (141)
第二十一回	好施小惠恒招祸	急为偷生反丧躯	 (148)
第二十二回	叛狱贼市口遭刑	烧香客庙前斗宝	 (155)



- 第二十三回 恶公子见财起意 老閤黎直口诉冤…………… (162)
- 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归原 正法度主仆受责…………… (169)
-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…………… (176)
- 第二十六回 众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…………… (183)
- 第二十七回 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…………… (190)
- 第二十八回 墨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喃出猎兴兵…………… (197)
- 第二十九回 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…………… (204)
- 第三十回 爱良马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猻念佛…………… (211)
- 第三十一回 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…………… (218)
- 第三十二回 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…………… (225)
- 第三十三回 瞿三郎吞符却病 党氏女刺绣见妖…………… (232)
- 第三十四回 蓝面鬼扑捉党翼儿 大将军槌击滑道士…………… (239)
- 第三十五回 瞿氏妇放雷逐怪 车云甫挺斧劈邪…………… (246)
- 第三十六回 摄魂和尚诉真情 觅利黄冠谋放债…………… (253)
- 第三十七回 厚赠侍儿为妾媵 议芟权晋谒相知…………… (260)
- 第三十八回 印常持利口饰非 许侍郎庇奸获罪…………… (267)
- 第三十九回 众冤魂夜舞显灵 三异物宵征降祸…………… (274)
- 第四十回 散符疗疫阴功大 掘鼠开疑识见多…………… (281)
- 第四十一回 白马寺怀义妒贤 在峡山羊雷仗交…………… (288)
-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赂贵救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…………… (295)
- 第四十三回 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…………… (302)
- 第四十四回 倭僇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…………… (309)
-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…………… (316)
- 第四十六回 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称衅诈平民…………… (323)
- 第四十七回 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…………… (330)
- 第四十八回 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…………… (337)
- 第四十九回 戮奸僧立时正法 救蛊妇子夜擒魔…………… (344)
- 第五十回 顾大郎为弟求医 颜氏女诉冤索命…………… (353)

- 第五十一回 程员外聆音择婿 张别驾设计倾贤 (362)
- 第五十二回 南明山玩景遇饥民 西屏岭焚祠驱孽鳄 (371)
- 第五十三回 赴井泉弃名避世 隐岩壑敛迹修真 (379)
- 第五十四回 栖霞洞四道敌魔 毗离村七仙入圣 (388)



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节



妙
相
寺
后
传

诗曰：

清商萧飒汉江秋，红紫枝头色正柔。
坠叶逐流随月渡，残芳殢雨倩风揉。
莺簧漫拟鶑鹂调，蝶拍空传鸾凤俦。
不是须眉异巾幗，伦常堕地仗谁收。

话说隋末时，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士，姓瞿，名天民，字子良。生得长须秀目，白脸丰颐，举止从容，天然风度。幼丧父，家业甚窘。娶妻郁氏，苦守清贫，朝耕暮读，以养其母元氏。年过三十，未有子嗣。忽一日，进城访友，谈及艰难一事。这友人姓刘，名浣，与瞿天民幼同笔砚，最相契爱。当下留住吃了午饭，二人筹画资身之策。商议了半晌，无计可施。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，忽听门外有人声唤。刘浣道：“仁兄且慢坐，待弟看是甚人，然后送兄。”瞿天民依允坐于轩内，在窗眼里张时，只见刘浣揭起竹帘，迎进一个人入来。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匾巾，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袍，足穿高跟深面蒲履。与刘浣礼罢，移过杌子并坐了，附耳低言说了一会，袖中取出一个柬帖，递于刘浣。刘浣含笑接了，看罢，起身进轩内来秤银子。瞿天民问是何故，刘浣摇手道：“少刻便知。”一径出客座里，将银子送与那人。那人接了，千恩万谢，临出门时，回头叮嘱道：“老哥，千万话勿得个，千万话勿得个！”刘浣点头应允，那人欢喜作别而去。



刘浣拍手笑将人来，瞿天民迎道：“那人却是兀谁？贤弟这等好笑。”刘浣道：“仁兄不知，这人姓边名荐，插号叫做笏箕。原籍海州人氏，腹内颇通文墨，在外设帐十余年了，只为着一桩毛病，往往馆事不终。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。”瞿天民问那人有什么毛病，刘浣道：“这笏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，酒量好，棋画也好，说科打诨更好，钱财也不甚计较。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，每每为此事，打脱了主顾。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，这耿氏家道富足，且是贤德。丈夫耿鼎早亡，止生一子，将及十岁，馆谷有二十余金。款待甚是殷勤，朝暮酒肴茶饭的齐整自不必说。这小边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，叫名锦簇，在馆中做伴读的。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，被他父亲撞见了，当面钹白了一顿，不容进馆。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，就欲起程回去，因无盘缠，将这张关约押弟五钱银子。岂不是一场好笑？”瞿天民道：“那厮既是无耻，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，况这纸关券，乃无用之物，要他何干？”刘浣道：“这银子专为仁兄而发，不然怎生轻自与他？这束帖儿更是有用处。”瞿天民不解其意，细问其故。刘浣道：“仁兄诉说寥落无措，小弟踌躇难决，适间小边失馆，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，故此不惜小费，收了关约，为兄一图，不识可乎？”瞿天民道：“深感贤弟盛雅，此馆得成，老母甘旨有望，煞强似耕种的清苦。只是一件，彼已长往，留此废约为质，惟恐无成，徒为画饼。”刘浣道：“边兄一时露丑，惶愧无地，故着忙要去。若迟延数日，则愧心渐解，必必夤缘求恳，捱身入户矣。故小弟收约贲银，使彼死心搭地而去，为兄图馆一也。耿寡妇之父濮员外与弟有一脉之亲，今日第即亲去力荐，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，明日便见消息了。”瞿天民欢喜作谢，辞别而回。

当下刘浣径往濮家来，却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。两下相见礼毕，员外道：“久不相会，今日何事下顾？”刘浣道：“有一言求教，特此奉谒。”员外笑道：“足下请坐，待老朽完此



残局请教何如？”刘浣道：“绝妙。晚辈正欲一观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老伯已拜下风，不必终局。”员外道：“局上未分胜负，小子何得狂言。”两下互相笑谑。

刘浣候二人棋毕，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。员外道：“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边的朋友在彼，难以斡旋。”刘浣又将小边逐出情由说了。员外笑道：“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，何足为异？边先生既已辞馆，老朽就与小女说，择日奉请令友便是；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，不要蹈老边的旧辙才好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才识不凡，立身诚实，断不似旧师的景态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凡人家请师长，必须有才、有法、有守的方好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请问兄长，何为才、法、守也？”少年道：“凡为师长的，饱学不腐，谓之真才；善教不套，谓之得法；诚实不伪，谓之有守。师长具此三德，子弟们方有教益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瞿君，三德未必俱备，然真诚质朴，教法亦精，断不误却令甥功课。”濮员外道：“尊驾之友决非妄诞者，老朽力言，管取馆事立就。”刘浣欢喜自回。

次日，濮员外亲到耿家，见了女儿，备言刘浣荐馆之事，又说：“瞿先生恬静饱学，教法最精，兼且近便，不可挫过。”濮氏从了父亲之言，即写下关约，着苍头送到刘家。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，不必细说。

此时正值四月初旬，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，预先送了两个请帖，趁着立夏节日，顺便排下筵席，邀瞿先生进馆。濮员外、刘浣宾主三人，盘桓了一日，次日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又早月余。濮氏见儿了功课不缺，举止端详，与前大不相同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家下人又言，瞿先生温柔雅量，待人以礼，更兼善教不倦，其堪敬重：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。



忽一日晚上，濮氏吃罢晚膳，正欲脱衣寻睡。猛听得床头夏夏之声，急执灯看时，却是一对蚕蛾，两尾相接，在那里交媾，四翅扇扑，故此声响。濮氏疑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掀起枕席瞧，看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。问儿子时，答道：“早上在花园内撞得的，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。”濮氏喂了一声，将蚕蛾掷于床下，息灯睡了。闭眼一会，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，何等快乐，不期做了孀妇，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，何等凄凉。反不如这虫蚁儿两尾相连，十分受用。转辗思量，睡不安枕，翻来覆去，心绪如麻，长吁数声，披衣的而起。此时天色熏热，纱窗半启，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。濮氏轻身下床，移步窗前，凭槛玩月，不觉欲火如焚，按捺不下。倚着围屏立了一回，奈何情兴勃然，势不可遏，一霎时面赤舌干，腰酸足软，反觉立脚不住，急纵身环柱而走，如磨盘一般，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，愈加遍身焦热，心痒难禁，口咬衫襟，凝眸伫想，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。又想着家下有几个小厮，年俱长成，已知人事，寻觅一个消遣也好；只是坏了主仆之体，倘若事露，丑脸何以见人？呆思一会，猛然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，笃实温雅，若谐片刻之欢，不枉人生一世。纵然做出事来，死而无怨。正是色胆如天大，只因睹物生情，拴不住心猿意马。当下侧耳听时，谯楼已打二鼓，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，忙移莲步，悄悄地开了房门，轻身下楼，趑出银房。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跌，急跃起转过轩子，趁着月光，一步步捱出茶厅，早见是书房了。濮氏四顾寂然，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。

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，被剥啄之声惊醒，心下疑道，更阑人静，何人至此？急抬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门外应道：“是我。”却是一个妇人声音，再问时，依旧应声“是我”。瞿天民惊诧道：“这声音分明是耿徒之母，夤夜到此，必有缘故。”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覩面相见，然常出入中堂，呼奴唤婢，这声音却是厮熟



的。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，夜深时分，嫠妇独自扣门，必有私意存焉。不开门虑生嗔怪，坐馆不稳；若启门，倘以淫污之事相加，如何摆脱？正暗想间，敲门之声愈急，外厢轻轻道：“瞿相公作速开门，奴有一至紧事相恳，伏乞见纳。”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娇嫡嫡的声音，不觉心动，暗算计道：“这是他来就我，非是我去求他，无伤天理，何害之有？不惟他妙年丽色，抑且财谷丰饶，私情一遂，余事可图。”即起身离床。正待启门，忽抬头见天光明亮，又猛省道：“阿呀，头顶是什么东西？咦，只因一念之差，险些儿堕了火坑矣。堂堂六尺之躯，顶天立地一个汉子，行此苟合之事，岂不自耻？此身一玷，百行俱亏，快不宜如此。”一霎时念头端正，邪欲尽消，侧身而睡。又听得门外唧唧啾啾，推敲不已。瞿天民心生一计，哼哼地假作鼾声，睡着不理。濮氏低声叫唤无人做保，又延捱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跌脚懊恨而回。径进房内，却好宪儿醒来声唤。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，此时更觉欲动难禁，频咽津唾，两颊赤热，小腹内那一股邪火直冲出泥丸宫来，足有千余丈高，怎么遏得他下。自古道：“妇人欲动而难静。”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了半夜，无门发泄，恨的他咬定牙根，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，两足交叉而立，不住的叠了有百十余下，猛可里一阵爽快，遍身麻木，却似几桶冰水从心窝里浇将下来，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，豁刺地一声响，一块物件从牝门里脱将下来，就觉四肢风瘫，一身无主，忽然晕倒床边。半晌方苏，又不敢惊动侍儿，只得勉强撑起，把一床单布被将那脱下的物件取起，包裹了藏于避处。又取草纸，拭抹了楼板，撇在净桶里，才摸到床上，和衣眠倒，不觉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辰牌时分方才醒来，觉得身子困倦，不能起床。一连将息了数日，渐得平复。心下感激瞿先生好处，不然已为失节之人了。还喜得隔门厮唤，未审何人，事在孤疑，幸不露丑。暗中自恨自悔。



忽一日早上，见房内无人，将门闭上，取出那脱下的物件来看，原来是一团血块，内中裹着几条弯曲的肉丝，两相凝结，颇觉腥秽之气。濮氏看了又看，心下暗忖道：“这一团血肉，是妇人家色欲之根，若不天幸坠将下来，这祸孽何时断绝！”嗟叹了一会，将此物依旧包藏过了。自此以后，濮氏竟绝了经水，毫无情欲之念。后人看此，不偈为证：

空彼欲想，斩去骚根。

阿弥陀佛，救苦天尊。

再说瞿天民自那夜闭户不纳，坐到天晓，自想道：“惭愧呀，也做了一个鲁男子。但是妇人家水性，见我根而不理，必生嗔怒，不知这馆事如何。大抵事有定数，只索由他。”当下自猜自疑，又早过了数日，依然仆役们伏侍殷勤。茶饭上更加醢醢，心下放宽了。

不觉又是季夏，因见天气炎热，暂且歇馆回家，并不将这事对母亲妻子说知。在家过了月余，天色渐凉，仍然赴馆。一来师徒相得，二来情义优渥。在耿家处馆三年，这耿宪经史渐通，十分文雅。当年初冬，与一宦家结成亲事，不期岳翁写一帖子，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里读书。濮氏难于推辞，暂且应允。至散馆前一日，接父亲濮员外商议道：“如今新亲家请你外甥明年往他家下攻书，这事万分难却；但这瞿师长教宪儿何等用功，况且为人谦厚，在此三年，并无一言半语，怎好辞却？事在两难，如何区处。”这员外手拄拐杖，侧着头，不知答应甚话出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醉后兔儿追旧债 夜深硕士受飞灾



妙
相
寺
后
传

诗曰：

保全节操赖书生，愿托千金报尔恩。

蠢隶曼辞招剧盗，俯思得失总无凭。

话说濮员外因女儿商议外甥读书一事，当下覆道：“新亲翁见招，理应迁就，瞿先生在此数年，尔家礼数却也不缺，但辞他谅亦无碍。”濮氏道：“爹爹讲的是，儿还有一件事体，与爹爹酌议。当初你女婿在河南做客时，被一卢店户拖欠下绒缎银一千余两。将及十年光景，并无下落，止留下一张空券。数日前有一船户来通消息，说这店家近来发迹，每思往彼取讨，奈无可托之人，今欲烦瞿师长带一苍头同到河南清楚帐目，倘得银时，就将百十两谢他也不为过。不知爹爹尊意若何？”员外点头道：“好，好！这人可托，谅不误事。我也有些帐尾在彼，一发劳他顺便取之，一举两得也。”

濮氏甚喜，当晚整下散馆酒席，濮员外、宪儿相陪。数杯之后，濮员外道：“舍甥赖老师培植，大有进益，理应久侍绛帙。奈何敝亲翁韦君赐翰相招，不得不往。明岁有违大教，心实歉然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小生樗栎庸材，荷蒙不弃，在兹三载，叨扰多矣。令甥少年英伟，飞黄可待，既是令亲翁相迓，理应趋命；但小生无寸功而屡蒙厚贶，含愧不胜。”耿宪道：“先生待我如子，受教实多，母亲另欲从师，不知是何主意？岳丈处明岁是断然不去的。先生呵，你也怎忍弃我而去！”说罢，不觉泪垂双颊。瞿



天民也扑簌簌流下泪来，劝慰道：“不是我无情相撇，奈是令岳接尔赴馆，万万不可却者，岂可因我负了你岳丈美意？幸我家下不远，时常来望你便了。”濮员外又将河南取帐情由对瞿天民细说一番。瞿天民道：“感承老丈与令爱盛情，这是有益于小生，怎么不去？但未禀知老母，不敢轻诺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老夫人薪水之费，早晚自着人馈送，不必在心。小女说千金之托因不得其人，故迟延十载，若得老师慨允一行，不惟亡婿感恩于九泉，而老夫亦沾余惠矣！”瞿天民再三逊谢。

夜深撤席，濮员外也在书房内歇宿。次早酒饭罢，送出修仪盒礼，着苍头挑了先行。瞿天民面谢了濮氏出门，濮员外领了外甥远送一程。濮员外道：“日昨所恳之言，万乞留神，灯夜后相约动身，切莫推故。”瞿天民应允，两下作别而去。

不说濮员外二人回家，且说瞿天民赶着苍头同出城外，到家中见了母亲、妻子，忙备酒饭款待苍头，写下谢帖，打发去了。晚间，瞿天民将耿宪定亲明春到岳丈家读书，并濮员外所说要他往河南取帐原由，一一对母亲说了。元氏道：“汝在他家三载，看待十分尽礼，耿郎既已另从师傅，明春汝又失馆，既有这条门路，甚是好事。取得帐目归来，谅他决不薄你。再来讲时，切莫推却。”瞿天民见母亲允了，心下暗喜。

话不絮烦，转眼之间，又早冬去春来。上元佳节，瞿天民进城看灯，就便探望刘浣。刘浣整酒聚情，瞿天民又将前事说了。刘浣撷掇该行。酒罢，二人携手出街闲玩，正遇着耿宪行过，定要留二人到家中吃茶。瞿天民道：“天色将暮，不必茶了。去岁令外祖所谈河南一事，老母已允，尊堂处乞为转达。”耿宪别了自回，径对濮氏说知。濮氏即接父亲商议定了，一面整顿行囊，令人相邀瞿天民，预约定了起程吉日。至期，瞿天民别了妻母，径到耿家相会。濮员外交割了文券，拨一个家僮名唤兔儿，向来原随亡主出外，一应帐目皆经他手，故此着他挑行李陪伴同往。



吃罢酒饭，濮员外等送出门外相别。

此时正是二月初旬，天气晴和，百花开放。二人行至傍晚，投店安宿。次日五更动身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已到河南蔡州府地界。二人进城，径到卢家来。卢店主问了来意，倒也欢喜。迎人客座酒饭，随即打扫一间净室与二人安顿，早晚殷勤相待。

忽一日，整備酒筵，逊瞿天民坐了客位，接亲友们数人相陪。酒至半酣，卢店主取一拜匣放于席上，对瞿天民道：“昔日令亲耿君赍缎匹一千余两与小店货卖，不期令亲弃世。小弟连年构讼，店本消乏，以致拖迟日久，未得奉还。近赖四方客长扶持，渐复旧业。今蒙大驾光顾，该当本利一并奉上，奈春初众客未齐，生计萧索，”指着匣子道：“止措办得本银六百两，外有些粗缎、布匹、杂货等项，共计一百余两，作为利息，伏乞笑纳。余欠本银四百两，另立券约，冬底奉偿。令亲处烦乞鼎言，感戴不尽。”说罢，取过天平、拜匣，将银两对众兑明，一封封叠起。又唤伴当捧过布缎杂货，称估停当，一并当面交割。瞿天民叫过兔儿，令其检点收贮。兔儿踉踉跄跄走向前来，瞅着眼道：“相公且慢着，当初敝主在日，和卢长者交契甚厚，往来最久，故将这若干缎匹托在宝店货卖。敝主亡后，已及十年，论来一本一利，也该还我二千余两。今日止还这些，本不足，利又薄，教小人怎么回覆主母？”卢店家笑道：“管家讲得有理，奈本店生意淡薄，一时抽拔不出，以致如此。所欠之银，只在岁底奉还，决不爽约。令主母处，乞为方便。若说利息，不过表情而已，莫论厚薄方妙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卢老丈是一纯厚长者，既已分付年毕见赐，今且遵命。待冬间再来趋领。”兔儿道：“我的爷老子，你讲的是太平话儿，官路做人情，谁不省的。我小人吃他家的饭，穿他家的衣，领了他家的严命，银子不足，断不回乡，不然，早晚的熬煎怎了。这二千两银子，一文也少不下的。”瞿天民道：“你